

## 暴力教育,到我为止(上)

□丁兆梅

母亲节过去了、儿童节过去了、父亲节也过去了,三个重要节日一一滑过后,我不知道同龄伙伴的感受,但了解自己的心路:感恩加反省,多角度思考这三个节日的来龙去脉和存在意义,并且扪心自问:当下一年的节日再次如约而至时,我能否底气十足地给自己一个好评——来自原生家庭的种种劣根性,在我这里已被淡化甚至被中断无意识传承。

所有来自家族、家庭、家长的以“为你好”之名实施的暴力行为,到了我这辈,统统画上休止符。到我为止,不再发生。

这当然很难做到。我做到了,请恭喜我。

作为双胞胎儿子中的老大,我的挨打次数也位居老大。我爸习惯于暴力沟通,热暴力之后往往还会追加冷暴力。他和我爷爷、太爷爷一样迷信奉那句古训:“棒打出孝子,惯养忤逆儿”。

轻度语言暴力是家常便饭。成长路上我和弟弟被贴过不少标签:懒成了精、馋得像头猪、整天呆要子、没得眼力见、不听话还嘴凶,以及沙巴喉咙喇叭声的唱什么歌?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……我们弟兄俩真是没心没肺,居然从未陷入自我怀疑,这很值得庆幸。但其他孩子就很难说了。从事心理咨询行业不久,我就发现: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甚至某些身体症状,根源在于家人的言语打压和情绪暴力、在于原生家庭的环境污染和能量不净,年幼单纯的孩子尚未具备吐故纳新和消解暴力的强大功能,于是身心呈现出亚健康状态。

孩子生病,病因在家庭,最该吃药治疗的是父母。实际情况往往如此——当父母开始调整改变家庭关系和自身言行时,孩子的症状随之逐渐减轻甚至消失不见。

至于我爸的超级双标,说来啼笑皆非。他从小被我爷爷打大,对小时候的我们也是犯错必揍,小错小揍、大错大揍,不犯错光犯皮的话,就保持正常的言语敲打。总而言之:怕你骄傲怕你狂,怕你长了本事后认不得爹和娘。轮到我当父亲了,也是双胞胎儿子,出生

后的第一时间,我爸很严肃地立下了新家规:我这两个孙子是老天爷的恩赐,必须好好培养;但我今天先把话撂在这,家里任何人不许动他们一根手指头,包括你!我爸指着我强调:你要是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,哪个手惹的祸,老子就把你哪个手打折!

把犯事的那只手打折,绝非空穴来风的口头吓唬。犹记得初中时我和弟弟偷偷出去打游戏,回来被赏一頓竹板爆炒肉片后,老爸依旧余怒难消,又重重踹我一脚,我摔出去撞到桌角,当场折了左胳膊。那次整整三个月没能上体育课,至今每逢阴雨天胳膊还隐隐作痛。

对老牛的强盗逻辑,我无言以对——他其实也是个无知无觉的受害者。顺藤摸瓜往上数几代,都是“棒打不仅出孝子,还能出人才”这根枯藤上结出的苦瓜。老爸的教育法当然不对,但我却无法真正怨恨:他在棍棒伺候下长大成人,教子经验仅限于此,虽属昏招,却不能完全说不管用。我和弟弟只能背地里骂他是个“牛魔王”。

打娃不合法,但家里人觉得合情合理。他们生怕我和弟弟“三天不打,上房揭瓦”,担心“给点颜色我们就想开染坊”;他们从不知道每个孩子内心自带善良进步的种子,等待着被家人唤醒并浇灌,往往直到有了孙子时才猛然发现:这些祖国的花朵、他们的下一代们如此可爱娇嫩,怎么经得起儿子们血气方刚的铁拳魔掌?细思极恐之余拼了老命下刹车:儿砸,当年我打你也是为着你能早日成人成才;如今世道变了,你绝不可以打我的孙子。

还不能问:为什么你能对儿子说打就打,轮到我就没有这个权利?

没有为什么,彪悍的人生不解释!

他们终于感觉到了不对劲,却又无法深挖到底哪里不对劲。我不一样。我明白根源是什么,知道如何来阻断。曾经的痛苦经验和持续的深刻反思总在敲打我:这一切必须改变。这也是我选择系统接受心理学训练的重要动力。掌握规律后,种种担忧和预测常会在实践中被验证,我再次坚信自己有能力让牛家的暴力传承到我为止。

(本栏目由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供稿)



## 别鼓励孩子为所谓“幽默”故意用错别字

□霍寿喜

办公室的同事阿梅给我看她的手机,说她跟女儿有时聊得可有意思了。

“老妈,今天许多学校都来井湖公园春游,活动真叫个圆满(圆满)呀!”

“注意安全,早点回家。”

“老妈,你好有墨(幽默)哟,整天就这两句话。”

阿梅说:“别看我女儿才上初一,可她就喜欢搞笑,就喜欢用错别字制造幽默。她们班的足球队获得年级比赛冠军,她专门发了一条微信,不仅附了许多照片,还创造了诸如‘热泪祝贺’‘墙裂祝贺’这些词。”

其实阿梅的女儿成绩非常好(也正因为如此,阿梅才允许女儿有时可以使用手机),但她鼓励女儿“使用”错别字还是值得商榷的。

在网上聊天或发布微信,确实可以随便一点,轻松一点,但也不应该“使用”错别字故作幽默。因为网络是一种开放式的共享资源,互动传播,大家都这样幽默来,幽默去,正确的字词反而可能被“冷落”甚至被遗忘了。而中小学生上网时错别字对他们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了。

网上错别字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搞笑,但与幽默差距甚远。网上的幽默要靠语言智慧、靠经验积累、靠对网络工具的巧妙利用,甚至靠机敏反应和幽默素质。

“假如中考时,你女儿习惯性地使用了‘热泪祝贺’或‘圆满成功’,无论是填空还是作文,都是要扣分的!”我担心地说。阿梅也点点头:“谢谢你的提醒,回家后我也要和女儿认真说说,以后少玩这些错别字幽默,别把自己玩进去了。”

## 青少年心理健康专栏



## 窗前有大树

□黄丽娟

透过宽大明亮的玻璃窗,正好可以望见楼下操场上两棵高大的雪松,青枝绿叶,傲然挺拔。我常常和孩子们一起看大树。

有爱想象的孩子指着大树枝头对我说:“这时候的树大概是有香味的吧,要不,那一只只玲珑雀跃的鸟儿怎会在枝头流连忘返呢?”我随着孩子的手指,果然看到了几只欢快的鸟雀,它们一会儿在这棵树上唱唱,一会儿又在那棵树上跳跳,分明是在做着有趣的游戏。我笑眯眯地点点头回答:“对,它们也一定是在模仿树下快乐游戏的小朋友呢。”有时天气阴沉,我们倚在教室窗前静静地看。那两棵树也安静着、寂寞着,如一幅静美的中国画嵌在宽大的窗子里。

在一节说话课上,我们恰好又聊到了这两棵树。

聪明伶俐的小余说:“树有灵魂,有语言的。不信,你听:风拂过树梢,沙沙沙,那是大树在对风儿说,请你慢些走呀……”我不禁拍案叫绝,于是趁机让其他孩子思考发言。孩子们果然脑洞大开,答案精彩纷呈。有孩子说:“鸟儿在枝头跳跃,沙拉沙拉,那是大树在对鸟儿说,欢迎你们来安家……”还有孩子说:“小朋友们围着大树跳舞,啦啦啦,那是大树在对孩子们说,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……”看来不光是我喜欢这两棵树,孩子们也那么喜欢。

还记得它们第一次出现在孩子们的写话本中是这样的:雪松像高高的宝塔,可是不能爬,因为它会疼……随着年级的增高,孩子们便开始这样描述雪松了:它们像深意笃的父子俩,默默地相互守候着……它们如忠诚刚强的卫士守护着我们的校园……它们是绿色的巨人,不怕风霜,不怕雨雪……它们是顶天立地、饱经风霜的好汉,默默无闻地为我们带来绿荫,为我们遮风挡雨,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一棵树……多么天真朴实的话语呀,要是树真的有耳朵,我想它们听了也会开心地笑出声来的。

有一天,班上的小才女悄悄递给我一本日记本,上面写着她美丽的梦:有时梦见自己是一朵小小的云,轻轻落在叶子上,随着大树一起静静呼吸;有时梦见自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,藏在浓密的枝叶间,等待小朋友们找到我;有时梦见自己是一只白鸽,停在绿树梢头,悠闲地梳理着羽毛……哎呀,这些梦真是太美好啦!

我们一起  
慢慢走